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尼玛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们老人也有在这里放牧的故事，那时，他们就把你亚麻书人叫作强占土地的强盗。”

充翁愤恨得牙齿都咬出了血，把酒碗砰地砸在地上，抱着头呼呼地喘气。空气中呛人的火药味又浓烈起来。

尼玛眯着眼睛，点燃了一支烟，在辛辣的烟雾中，他很诚恳地说：“老排长，这不怪谁。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。说不清的事，争起来也没用处。打架流血，更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干的。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谈，好好地商量，让边界牧民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，像兄弟姐妹一般的友爱。”

充翁喘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大不冷静了。”

尼玛说：“我们不能处理的问题，可以打报告给州里、省里和中央。我相信，政府可以处理好边界纠纷，给我们划定双方都满意的边界的。”

充翁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眼下该怎么办？你们撩热人不退回你们的山沟中去，我不向好乡亲们交待。”

尼玛的脸色沉重起来，咬着烟蒂吸了两口，扔进了火塘内。一股甜甜的烟丝味在屋内蔓延开来。尼玛说：“我们那边两条山沟中的草场遭受了鼠灾。该死的老鼠、野兔和旱獭在草地繁殖得太快，到处打满了空窝，草地已没有多少草了。不然，我们也不会把牲畜赶到这里来了。”尼玛怕充翁不相信，靠近他的脸，火苗在他的眼内燃烧，“老排长啦，你可以派人去那边看看，我们撩热人真的活不下去了。”

充翁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那样的话，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放牧，可你们撩热人不许过这条河，更不要到下去去骚扰我们的牧场。”

尼玛说：“我也这么想。看看，我们老战友之间的感情还在嘛，几句话就解决了大问题。”

充翁说：“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还得靠政府。”

尼玛说：“我马上就向政府打报告，州里、省里、中央都打。”

充翁拍着他的背，像他的老领导，说：“小尼玛啦，你进步不小嘛！头脑比我灵活，也比我冷静。”

尼玛哈哈笑起来，他看着我，说：“嘿，你这个小娃娃，怎么不吃肉？手抓牛肉不好吃？来来来，割一块尝尝。”他把腰刀递给我。

我切了一小块肉，蘸着盐巴细细地嚼着。尼玛要过充翁的枪，哗啦啦拉着扳机，说：“这枪比我当兵那会儿的枪好使。”

充翁说：“想不想试试枪法？”

尼玛眼红了，兴奋得浑身都在颤，说：“我们出去找个东西来打。”

充翁说：“最好是头野物。”

他们打开门，雪早停了，铺满积雪的原野很静，罩着层薄冰的达曲河也无声的流淌着。达霍雪山藏在浓浓的白雾后，偶尔露一下威武的英姿，又躲进了雾障。

尼玛眼尖，在雪山脚下发现了有东西在晃动。他举枪瞄着。充翁举起望远镜看，突然，他手一抬挡住了尼玛的枪口，说：“别打！”

尼玛惊奇地看着充翁，说：“我们的牛羊绝不会跑到那里去。”

充翁把望远镜递给他看。他看了一下，也没打了，脸上一片失望。我要过望远镜，朝那地方望去。

满眼的白雾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随风飘荡。白雾凝结成了团，便成了黑暗的阴云。撕裂开一条缝，便看见了山的铸铁似的筋骨。我在雾气茫茫的山脚下寻找。充翁对我说：“你朝河的尽头望。”我看见了，不是一头，有两头、三头，像是羊。最大的那头有小牛犊那么大，皮毛是姜黄色的，角很大，盘成围绕在头两边。另两头要小些，角像山羊似的扭转，皮毛是红色的。它们显眼的是头上捆扎的红绸，特别是那头姜黄色的大羊，脖子上还绕了一圈红色绿色白色的彩绸，清秀的脸看起来像个高贵的王子。充翁说，那是好多年前大金寺喇嘛放生在这里的羊，是献给山神的祭品，人是不能伤害的。谁伤害了它们，山神都会发怒，不葬身雪崩，都会生一种不能医治的疮，折磨死你。我说：“书记，你也信这个？”充翁笑笑，没回答我。他又举起望远镜朝那边望了一下，说：“枪口对准一只无辜的生灵，手会发抖的。在我们这里，射杀神山脚下任何生灵，都是魔鬼附体的怪物，人人都怕沾了你的晦气，远远地躲开你。”

尼玛摸出了纸烟盒，把里面仅有的几支烟掏出来。他把空烟盒放在一个小雪堆的尖上，对充翁说：“我们就射它吧。”

我们跟着他后退了一百步，然后停步转身。他一抬手，砰地一枪，红色纸烟盒在空中炸成了碎片。

充翁在为老战友喝彩时，我又举起了望远镜，看着那几头悠闲地在河边喝水的放生羊。我回头对充翁说：

“陈达吉看见的野物，会不会就是这几头放生羊呢？”

充翁脸色沉重起来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下山后才听说，陈达吉死在公社卫生院里。那支走火猎枪里灌满了铁砂，全射进了他的肝脏里。医生打开他的腹部时，他的肝已成了千创百孔的漏斗。他没留任何遗言，还在半山腰时，他就昏迷不醒了。

(未完待续)

石井

◎黄孝纪

沿着村前大月塘的弧形石板路走到月弦的中央，往东顺势下七步青石台阶，就到了石井。石井究竟建于什么年代，如今连村里最年长的老者也说不清楚了。

石井一共有三口井眼，自西向东一字排开，依次称作头井、二井和三井，相互之间由长满青苔的光滑小石槽相连，泉水汨汨地顺序流过，最后流入井外的水沟和池塘。石井占地长宽各数丈，全由青石板铺成，三口井眼包裹中央，宛如三只黑亮的眼睛。平日里，村人担水、洗菜和洗衣，各就其井，绝不逾越。人多时，甚至可以坐在石井南北两旁的青石条上歇息片刻，抽一袋土烟，或谈几句闲天。

石井的景致也很优美，当月塘弧岸上垂柳和苦楝树开花的时候，石井里常常飘着落花。而石井西南角的那棵高大的老柏树，浓密的枝叶更是几乎要把整个石井抱入怀里，即便晴空烈日，村人也能享受它荫庇的清涼。多少年来，老柏树与石井相依相伴，俨然是石井的守护神。石井的南北东三面也是紧挨着池塘，当村人担水走过的时候，常会惊吓浮动的鱼群，引发一阵阵惊窜入水的响声。再远处，便是广阔的稻田和绵延的群山，时有成群的麻雀黑压压飞过石井，落入附近的稻田；或者孤独的老鹰，在石井上空高高盘旋着，突然俯冲下来叼起一只鸡，旋即腾空而起扑进了远山。

石井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始终如一汨汨地流淌着，即便大旱的年份，也时时刻刻满满地盛装着甘泉。石井是如此的慷慨，哪怕你是一个异乡的行者，渴了，你可以跪在水井的石沿上，径直用嘴咕咕地喝个痛快；累了，你可以在老柏树下的石阶上歇口气；临走时，你甚至可以用竹筒装一筒井水，或者，到石井旁的田埂上摘一片蒲扇大的羊头叶，包上一大包井水，继续着你的行程。

石井的水十分清澈，站在头井边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大大小小的鲫鱼在无声无息地游动，四面井壁，密密麻麻长着绒毛状的碧绿色草。当太阳光透过老柏树的枝叶照进水井，一根根光柱直透井底，甚至能清晰地看见沉在井底的硬币，以及井底南壁方形象眼

处游鱼在轻快地进进出出。

当井壁的丝草长了，或者掉进了铜壶瓦罐，或者有人不小心掉进去被拉了上来，村里为头的人一声呼号，便会有男人们自发带着木桶等用具前来洗井。大家齐心协力把井水斛干，有赤膊的青年人下到一丈多深的井底，将泉眼堵住，上上下下把石井四壁和井底清理干净。当泉眼再次恢复涌动，用不了多久，一汪清泉又溢满了石井，汨汨流淌。

我好奇地询问父亲，这石井的泉水究竟来自哪里？父亲告诉我，这泉水源头高村子有六七里路远，来自村前小河上游一处河中沙洲的大涌泉。许多次，我从井边朝南眺望它的源头，绵延的池塘水田沟坎和河道下面，究竟何处在暗暗流动着这涓涓清泉？为了这口生命之泉，当时的先人该是花了怎样的努力？即便现在看来，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

数百年来，石井就这样日夜流淌着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村人。村中有孩子降生，村人会打来一壶新鲜的井水，煮开后给孩子擦洗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村里有孩子病痛多或者哭夜，村人便会起个大早，趁着天尚未亮，在石井旁的老柏树干上贴一张写有孩子名字和祝词的菱形红纸，在树下摆上供品，点一对蜡烛，三柱香，七片纸钱，一番作揖祷告，算是把孩子寄名石井爷爷和老柏树爷爷的名下，保佑孩子易养易成。听着母亲的嘱咐，我也曾带着家眷从城里来到石井旁，虔诚地做着同样的仪式，先后把女儿黄佳和儿子黄奎都寄名到老柏树和石井的名下，别取寄名柏嘉和井奎。

石井日夜流淌着，也送走了一代又一代的村人。当村人寿终正寝，孝子披麻戴孝，敲着小锣，提一个铜壶，跪在石井边，抛几枚硬币，打一壶井水，头也不回地走到家，给至亲最后一次擦洗。我就这样用石井的水擦洗着，送走了我的父母。

石井与村人的一生紧紧相连，以至石井也成了村人心中的圣地。逢年过节，总能看到有村人陆续来到石井旁老柏树下作揖祈福，燃纸焚香，保佑平安。我真切地期望，这么熟悉场景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就如同这日夜流淌不息的石井的清泉。

一针一线承载的祝福

◎初见

传说

公元约641年的春夏之交，芭蕉叶恣意舒展时，有一行人牵牛骑马，驮宝载物，浩荡而来。人群之中，有位少女光彩夺目，只见她头戴凤冠、身着霞披，正驻足山道之中，放目眺望群山。这位少女并非平常百姓，而是大唐的文成公主，她辞别故土、远嫁吐蕃。

文成公主本是深闺之中不识愁滋味的少女，却在转眼之间变成了无所依赖的漂泊之客，她望断群山不见繁华的长安，望穿秋水不见翠绿的麦田，心里不禁愁绪渐浓。途经巴姆山时，天色忽变下起了霏微细雨。婢女慌神间，随手折了一片芭蕉叶，披盖在公主的背上遮雨。

用芭蕉叶为公主遮雨，虽是婢女的不经意行为，却留给了乡城人无尽的念想。

乡城人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文成公主，便在连衣裙的背部嵌了一块足有一尺见方的绿布，并取名为“贡热”。从此，乡城人将这一段美丽并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负于背上，于青山绿水风流岁月间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
传承

离乡城县城不远的尼斯镇边边哨村，山清水秀，气候适宜。在这里，曾有许多手工做“疯装”的师傅。如今，机器代替手工，能熟练缝制“疯装”的师傅屈指可数。益西土登是乡城小有名气的“疯装”缝制老师傅，他就来自边边哨村，并被评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去年，益西师傅得了眼疾，看东西开始有点模糊，亲手缝制衣服越来越困难，于是，他把手教徒弟。他说，缝制“疯装”的手工艺，世代相传，心灵手巧，才能练成一位老裁缝。自己从13岁学到16岁，织布、染色、打浆糊，一点不能错，师傅手把手的教，

徒弟就认真刻苦的学。

制作一套纯手工的“疯装”，大致需要七个步骤。从挑选羊毛线开始，最细的羊线才能成为穗穗；染色，染成“热让”“楚切”“热微”“颜墨”等八种艳丽的色彩；百褶，裙摆内折外折，用皮打108个；在胸襟处镶嵌10个三角布料，分别代表着财富、福寿、牲畜、先知、土地；背部镶嵌的方形垫背被称为“贡热”；最后，袖边和双肘处镶嵌彩色布料，裙边镶1厘米粗的红色羊毛条，这样才得以完成一套得体的“疯装”。

“疯装”有个特点，就是穿法独特，右襟在里左襟在外，与其他地方恰恰相反。据考证，“疯装”个性鲜明、设计大胆、用料独特，兼收并蓄了乡城土装、纳西族的齐膝围裙和唐代官女装的风格特点，后逐步演变成乡城特有的地域物质文化，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。在那个观念保守、交通闭塞的年代，乡城人将汉、藏、纳西三个民族的风格融合，实为一种大见识、大勇气。

“疯装”的祝福

倘若有天，能走在乡城的路上，纯洁的白藏房，宁静的桑披寺，年轻貌美的姑娘，穿着艳丽的“疯装”，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在乡城，每个姑娘都有几件漂亮的“疯装”，手工缝制的“疯装”，显得更加厚重，色彩和款式也更显经典。县城里的姑娘，总会有两件出自益西土登手里的“疯装”，长辈们会在节日到来之际，找到益西土登做一件新款“疯装”，这代表着长辈对晚辈深深的祝福。

如今，姑娘们已长大成人，益西土登也从一个刚刚拿起针线的小学徒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师傅，“疯装”的款式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，那一针一线中所蕴含的长辈的祝福，以及汉藏文明融合的见证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